

陈以
著

浣花纸上绿衣客

周邦彦词的清丽哀愁

用薄幸求深爱，以词名换功名；
有谁如他，只不过在名利局、
风月场中计较了一生，便成就千古词名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陈以
著

浣花纸上绿衣客

周邦彦词的清丽哀愁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浣花纸上绿衣客——周邦彦词的清丽哀愁/陈以著.

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3. 6

(阅读大中国·诗词)

ISBN 978-7-5021-9565-6

I. 浣…

II. 陈…

III. 周邦彦 (1057~1111) - 宋词-诗词研究

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9275 号

浣花纸上绿衣客

出版发行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址: www.petropub.com.cn

联系电话: (010) 6452355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开本: 1/16 印张: 11.25

字数: 150 千字

定价: 28.8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名利客，风尘情



——直知道宋词是浓婉香艳的，那些字句，仿佛在暖帷熏风里长久地浸润过，镌刻着一千多年前的风花雪月、浮世流年，读来旖旎缠绵、唇齿留香。也因此，第一次读《少年游》中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”的句子时，并不曾为之心动停留。这样的词句，尚不足以惊艳少年的轻狂时光。

及至后来，长了些年岁，对浮华的贪恋一点点褪去，再读这曲《少年游》，才惊觉这位天才词人的举重若轻。真正的艳词，就该是这样不着一字、尽得风流的。艳极了，其实是俗；欲说还休，撩人、醉人，方是艳情的极致。周邦彦与李师师、宋徽宗，天子、词客、佳人之间的奇情纠葛，也因了这曲《少年游》，千古之下仍为人品玩乐道。

这是属于宋朝的风花雪月。真正的风花雪月，不必非得在黄昏柳梢、花前月下，它可以是一种情怀，也可以只是诗词里一个刀削斧凿过的精工细节。周邦彦的词里，多的是这样的蕴藉深沉、空灵无物、欲语还休的细处，因此也就多的是撩人情致、醉人心肠的迷思与怅想。他的词里，还依稀绵延着盛唐遗音，汨汨流淌着历代诗骚歌赋的余韵，但它仍是属于宋朝的，它的秾丽香艳，自是宋朝的风骨姿致。

后人赞周邦彦，说他是“词家之冠”，王国维也说“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”，这样的评价，于

他而言，不知是讽刺还是慰藉。对于这位婉约派与格律派的“集大成者”，开南宋姜夔、张炎一派词风的宋词大家来说，写词一事，只是不足挂齿的日常习惯罢了。

他一生想要的，其实是功名，是爱情。柳永当初也是希求功名利禄的，但被皇帝一纸谕旨阻绝了仕进之路，从此高调宣扬自己“奉旨填词”，半生游走于市井勾栏间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。周邦彦却不曾有这般洒脱放纵的机会，因为他曾受过皇帝青睐。功名的滋味，尝过了，便不肯再放下。

为了功名，他毕生广交权贵，辛苦钻营，依附大奸臣蔡京，也为宰相刘炳代笔写铭，还曾在宋徽宗皇弟楚王宴席上填词助兴，更是徽宗的御用词曲顾问，以致留下“无行文人”这样不光彩的名声。

为了爱情，他流连歌楼妓馆，虽早成婚却新欢不断，他的情人甚至包括宋徽宗宠幸的名妓李师师，他传世的二百多首词，十有八九都为欢场上的红粉知己而写，由此换来“疏隽少检”的无良评价。

尽管拼却了华年，尝尽了情殇，他的干谒之途、风月生涯仍一一成空，倒是他并不看重的雅习，偶尔为之的词笔，为他赢得了万世之名。与他屡受非议、毁誉参半的人生相比，那些浣花纸上的清丽墨色、素手绣口中的低回曲调，是幸运的。它们得以被后人视作瑰宝，脍炙人口，扬名天下。

喜欢他的人，通常最先爱上的是他缱绻的词；不喜欢他的人，也爱他笔下的动人风致。他是真正以词留名的人，但并非词造就了他，是他用一生的刻骨经历、血肉心灵铸就了他的词——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。

少年时代，他绿衣走马，落拓不羁，是风流的“王孙”；青年时期，他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于欢场仕途间辗转，十载流落浮沉；人到中年，繁华凋零，青春陨落，功名爱情落空，他只能叹息“光阴虚掷”，“自怜幽独”；到了晚年，他是憔悴复憔悴，生命里只留追忆，曲终人散处，



“空余满地梨花雪”。

这是一场跌宕的人生，然而放在历史的河流里，又实在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年华。那个时代的文人才子，谁不是年少风流、得志张狂、歌吹繁华的曲；谁又不是辗转飘零、历尽沧桑、吟哦苍凉的调。繁华与苍凉，从来都是人生中最眩惑人心、最割人心肠的两面。最美的，往往最伤神。一如词里盛起的流光，再怎么绚丽，读来亦只有无尽的凉薄。

只是，对周邦彦而言，凉薄的不只是岁月，还有心性。后人评说他，常常莫衷一是，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盖棺定论的入口。是善，是恶；是才情纵横，还是欺世盗名；是白璧微瑕，抑或劣迹斑斑；是痴情钟爱，或是轻佻薄幸……没有一个词可以概括他，即便倾心清真词者如我，对他亦是一半深爱，一半叹息：深爱他的才华、词笔、倜傥、性情，以及词里的绝代芳华；叹息他一生的浮沉悲欢，他的磨难与执著、逢迎与憔悴、兜转与流连。

周邦彦是活在北宋末期的人，他的生前，是繁华盛世；他的身后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他的时代，是泥沙俱下，无可挽回，正如他的一生，要功名，辗转不得；要爱情，聊余情伤；要放手，又骑虎难下；要一场轰轰烈烈、痛快淋漓的人生，却终于只能憔悴谢幕、黯然离场。他的时代，也是繁荣的兀自繁荣，毁坏的兀自毁坏，正如他的词，是末世繁华里一曲低沉的调，又是纷乱年代里一支自足的歌，无可定义，不再重现。



目 录

春卷·绯红花色正艳，王孙重拾簪缨

那个春天，只关风月疏竹 / 2

苦闷催生的钱塘少年 / 6

青春是一场甜腻的酣睡 / 10

如果岁月停在相爱瞬间 / 14

相见相爱，何须相守 / 18

江湖风光好，任君逍遥 / 22

深情的相思，轻薄的艳遇 / 26

站在西风残照里的人 / 30

情至深处，薄幸也被情伤 / 33

没了她，哪里都是索然无味 / 37

三年时光，只为最美的蜕变 / 40

夏卷·浓绿未老，十载红尘若儿戏

只不过，为朝堂的华丽转身 / 46

因为年轻，所以不惧怕 / 51

在数不尽的风月里沉沦 / 55

流年易逝，相思惹人老 / 59

来时寻欢乐极，归时方知离苦 / 62

惆怅中寻得一抹快意 / 66

回避了责任，亦回避了梦想 / 69

今夜风流谁人知 / 73

距离杳杳，爱情需得保鲜 / 77

下一个花季，再续缘 / 82



目 录

秋卷·黄叶卷天凉，仕途情场两误

- 宁静在颠簸里破碎 / 88
- 取词名换功名 / 93
- 生死无情，唯在追忆中重遇 / 97
- 错季的果实，苦过于甜 / 101
- 相会无期，思念反成怨念 / 105
- 情若金笼，越挣扎越深陷 / 109
- 爱之伤，非逃离便能痊愈 / 113
- 才情换来的主角 / 117
- 心结的解药何处寻 / 121

冬卷·霜雪正紧，一世弹指若梦

人治的时代多是悲伤的爱情故事 / 126

越是思念，越是不如不见 / 130

怕见憔悴，花开可缓归 / 134

琴声有意，叹知音难觅 / 138

幸有故人把酒东篱 / 142

谄谀逢迎，不如归去 / 146

款把真相当做笑话看 / 150

暮年回忆俱是告别 / 155

人间浮华掉落眉梢 / 159

旧园里，找寻心的安乐窝 / 162

一生龙吟，更与何人比 / 166

词

春卷·绯红花色正艳，
王孙重拾簪缨



那个春天，只关风月疏竹

清池小圃开云屋。结春伴、往来熟。忆年时、纵酒杯行速。看月上、归禽宿。

墙里修篁森似束。记名字、曾刊新绿。见说别来长，沿翠藓、封寒玉。

周邦彦·《迎春乐》

“墙里修篁森似束”，少年凝视着眼前浓翠欲滴的竹林。清风吹过，竹林如海，该是怎样的叶浪喧哗、碧波荡漾。

竹本是古诗文里的一件圣物。它清正亭直，卓立于山坳深涧，就像不佞的文人词客。晋代的竹下醉卧的七贤，便在竹林深处找到了灵魂的栖息之处和理想的放飞之地。刘禹锡也在《庭竹》诗中誉之：“依依似君子，无地不相宜。”如诗所述，无论居处如何，竹都正直挺拔，这种秉性恰好便是文人词客心底的君子操守，因而博得骚客厚爱。连苏子也忍不住长叹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竹成了超然世外的孤傲存在。

然而，竹也是世俗之事被迫停留的地方。在过去那遥远的时光里，史官们伐竹，用火析出水分，称它为“汗青”，然后上漆绳编成册。他们以笔刀，甚至是生命，在片片汗青上书写着绳民之术与治乱之道。

竹，既助人遁世，又助人入世。

周邦彦的词中选了“竹”这个矛盾的意象，多少也带着些宿命的意味。



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入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，”这句出自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的千年一叹，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周邦彦身上：明明他是一个“纵酒杯行速”的潇洒狂人，偏偏野心勃勃，尽管年少，已经有“记名字、曾刊新绿”的举动，怎能不让人叹息。

“墙里修篁森似束。记名字、曾刊新绿。”少年周邦彦凝视着碧绿竹海，记起了去年曾在其中一株翠竹上刻下名字。刻竹留名，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行为。史书中便屡见班超、霍去病等为国远征的大将得胜归来后刻石留名的行为，这些倜傥人物也担心不朽之名会被时间磨灭，所以他们在石头上、木头上、竹子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渴望与不朽相连。

原本，他们只是时光中的游客，却因此患上了贪病，反而忽略了，适度的功名心尚可被认为是追求，功名心太重，甚至因此扭曲了自己的天性，就成了坏事。而周邦彦却是一生都被那如炽火一样的功名心煎熬，时刻陷于天人交战的痛苦中。

这首清幽明丽的《迎春乐》正再现了他的心境。明明上阕还在勾画其无忧无虑交朋结友、纵酒玩月的美事；而在下阕落墨，他便陡然化作了竹林里的沉思者。想在一片竹海中寻找旧日刻画的名字，周邦彦可真是浪漫又早熟的纠结少年。

虽然心智早已经成熟，但少年的周邦彦，总被长辈视为不能成功的典型，因为他太风流贪玩了。他曾作过一系列的《浣沙溪》，充斥着各种园池苑囿之乐。

日射欹红蜡蒂香，风干微汗粉襟凉。碧纱对掩簾纹光。

自剪柳枝明画阁，戏抛莲荫种横塘。长亭无事好思量。

翠葆参差竹径成，新荷跳雨泪珠倾。曲阑斜转小池亭。

风约帘衣归燕急，水摇扇影戏鱼惊。柳梢残日弄微晴。

周邦彦·《浣沙溪》二首

横塘泛扁舟，曲阑赏新荷，没有一丝北宋士人看得起的谨慎持重。“风干微汗粉襟凉”、“水摇扇影戏鱼惊”，游乐嬉戏，都有美女相陪。风流少年拥着明艳歌姬泛舟于如画山水，无需环视左右，只要低头以湖水自照，才子佳人自是一道绝色风景。

但是，岸上的卫道士看见了，只会大摇其头。

史书本记载，周邦彦年少时“疏隽少检，不为乡里所重”。他的叔叔周岌，就是对他的言行最看不顺眼的人之一。周岌是周邦彦父辈中唯一有功名的人，曾做到杭州的高官，与大文豪苏轼互为僚属，他们互有诗文相赠，最后还一同因为反抗新法而备受折磨。这位儒家道统里的“君子”，大概给予了少年周邦彦最大的舆论压力。

可是对于那时的周邦彦来说，你有批评的自由，我也有一意孤行的肚量。正所谓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，周邦彦明白，少年时光是人生的明媚春日。这金子般的年华，他半点也不愿意浪费在山水美人之外。

所以，或“结春伴、往来熟”，或“纵酒杯行速”，至于功名富贵，就先封存在那片碧寒如玉的竹海中，留待日后再说吧！天生我才，当用到必须之时，等龙虎际会的时机一到，英名自会如雨后新竹笋般拔节而起。

在十五岁的周邦彦的眼里，春天便是这样明媚而喜悦的。

这位少年人的词作，大多如《迎春乐》和《浣沙溪》明艳浓丽，隔绝在山水园林里，只关风月，不问气格。其实，那个春天，还有很多同样值得书写的风景。与周邦彦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王安石，就以一首《元日》写出了对春天完全不同的感受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



在王安石的笔下，那种辞旧迎新、改天换地的气势，简直摄人心魄。而周邦彦走马纵酒的少年时代，正是北宋时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之年。

熙宁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，王安石与宋神宗密谈变法，宋神宗击节称赞；熙宁二年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颁布青苗法；熙宁三年，颁布保甲法；熙宁四年，颁布市易法。被称为“拗相公”的王安石，简直是拼着一身蛮力去推行新法。新法实施时，阻力重重，闹得海内骚动。周昉就是新法的坚决抵制者，每逢官假回家，他与周邦彦等至亲子侄谈及变法，必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指责，情绪激动时，常常拍案而起。

但是，这些家国大事，在周邦彦早年的诗文里却全无反映。经世治国的大道理，提不起钱塘少年的兴趣。当年迈的王安石在爆竹声里向古老帝国的陈规陋习宣战时，年少的周邦彦则忙着在竹林苑囿中寻找他的温柔乡。

深深幽篁像一面绿色的围墙，为疏隽少年隔绝了墙外的纷纭世务，让他安享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。



苦闷催生的钱塘少年

每个地方的风光山水，各有不同的味道，千山万水，养出百人千性。生于斯长于斯，不知不觉便沾染了斯地的气质，是谓故乡。周邦彦的故乡，乃是钱塘——一座常被古来风流事缭绕的小城。

南齐时，钱塘有名妓苏小小，其美貌享誉南国，歌声让当时的纨绔子弟不惜千金。闲暇时，苏小小常乘油壁车出行，穿行于西湖云烟里，湖光山色与桃花人面，交相辉映。行人驻足相看，如痴如醉；苏小小顾影自怜，旁若无人。她且行且吟：“燕引莺招柳夹途，章台直接到西湖。春花秋月如相访，家住西泠妾姓苏。”

才色双绝，又倨傲冷艳，这便是苏小小。曾有侠士苦苦追求，却不得其芳心，因此她又有“冷美人”之称。后来，一位名叫阮郁的贵公子闯入她的生命里。爱情像阳光融化了坚冰，苏小小卸下了以冰冷为姿态的面具。

无奈情深似海，也抵不过礼法如天。缙绅之家岂能容得下倡家女子，于是阮郁的家人棒打鸳鸯，阮郁忍痛离开了苏小小。苏小小伤心至极，一病不起。弥留之际她留下遗言，希望将自己葬于西泠湖畔。言毕，佳人溘然长逝。弃她而去的阮郎只能在远方暗自垂泪，只有痴心不改的侠士来到佳人身边，遵从她的遗愿，将其葬于西泠柳树下，日夜与湖光山色相伴。

相较于苏小小故事的清冷凄怆，吴王钱镠的故事就多了几分阳春三月的醉人暖意。五代时，吴王钱镠有宠妃戴氏。戴氏出身贫寒，贵为王妃后，仍然不忘乡里旧恩，每年春暖花开时，必离开国都钱塘归家省亲。某次归家途



中，有快马迎面赶来。戴氏还在错愕中，一封带着墨香的笺书就送到她的手上。这是吴王钱镠的手书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

春花烂漫，吴王耽于公务，恐怕无闲观赏，但归家的爱妃可千万留步，不要辜负了造化老人的一片心意，莫错过了大好春光。

钱镠经历了血腥的战争才建立起吴越。血与火的考验，没有磨损他对美的感知，春暖花开的刹那芳华，依然令他心动旌摇。更让人怦然心动的是，后宫万千佳丽的诱惑，并没有减少吴王对戴氏的情意，面对美景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结发之妻。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，短短一句嘱托，承载着夫妻情重、君王风雅，境界堪比魏晋风度。

这两则故事，或关于江湖之远的奇情女子，或关于庙堂之高的风雅君主，一凄美，一温馨，各不相同，不过都指向同一个地点——钱塘。

钱塘人周邦彦的第一份官职是远赴庐州任教授。当来自水乡的词人面对荒芜贫瘠的内陆风光时，他开始思念钱塘了。他想到了那里的山水，想到了苏小小的西泠和吴王的陌上花开。

苦闷催生了艺术，于是，他提笔写下一阕《满庭芳》。就此，“钱塘”二字将两个风流渊薮的故事扣合在一起，升华为思乡恋曲。

山崦笼春，江城吹雨，暮天烟淡云昏。酒旗渔市，冷落杏花村。苏小当年秀骨，紫蔓草、空想罗裙。潮声起，高楼喷笛，五两了无闻。

凄凉，怀故国，朝钟暮鼓，十载红尘。似梦魂迢递，长到吴门。闻道花开陌上，歌旧曲、愁杀王孙。何时见、名娃唤酒，同倒瓮头春。

周邦彦·《满庭芳（忆钱塘）》

回忆中的钱塘风光秀美，周邦彦调动记忆里的视觉、味觉和听觉，将酒旗渔市、朝钟暮鼓一一驱使到面前。于是，笔墨飞扬、诗情流淌之际，词人